

04

eft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4

当下的哲学

[法]阿兰·巴迪欧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 - 著

译者：吴冠军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hilosophie und Aktualität

Alain Badiou Slavoj Žižek



主编 吴冠军 蓝江

左翼前沿思想译丛04

当下的哲学

[法]阿兰·巴迪欧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蓝江 吴冠军·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hilosophie und Aktualität. Ein Streitgespräch

by Alain Badiou, Slavoj Žižek

Copyright © 2005 by Passagen Verlag Ges.M.B.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下的哲学 / (法) 阿兰·巴迪欧, (斯洛文) 斯拉沃热·齐泽克著;

蓝江, 吴冠军译. —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117-3119-7

I. ①当… II. ①阿… ②斯… ③蓝… ④吴… III. ①哲学理论—研究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5939 号

当下的哲学

出版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小燕 朱瑞雪

特约编辑: 田 奥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41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字 数: 73 千字

印 张: 3.7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总序

吴冠军、蓝江

奉献在读者面前的，是我们经过漫长筹备的一套丛书：《左翼前沿思想译丛》。在汉语学界，“左翼（派）”这个说法长久以来陷于深度混淆：我们触目可见诸种“老左派”“新左派”“极左思潮”标签，但归在这些标签下的种种论述真的可以代表“左翼”吗？

什么是“左翼”？在我们看来，“左翼”有两个定义性的特征。一是态度性的，即对当下既有现状（status quo）持一个批判性的态度。这个“态度”（attitude），亦即福柯所说的“启蒙的态度”：“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的一个永恒的批判。”以此态度观之，今天汉语学界的许多“左翼”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与此同时，“左翼”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特征：它不仅是一种“态度”，而且是一种“诉求”。这个实质性内核，就是争取更充分的平等。“左翼”的政治思想或话语，无论再如何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多元性，其最根本层面上的底色不会更改——追求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社会

(egalitarian society)。这就是“左翼”的两个定义性特征：批判性的态度与平等性的诉求。通过策划这套丛书，我们旨在在汉语学界重新厘清“左翼”思想的根本轮廓，并带领读者进入到左翼思想的最前沿地带。

以此为旨归，这套丛书将系统性地向汉语学界引入关于当代左翼思想的最前沿成果。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陆思想界的政治哲学研究出现了新的状况与新的气象：在政治上，90年代初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宣告了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到来；而在哲学上，“后结构主义”将西方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到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标识了“哲学的终结”。而恰恰是在这个双重“终结”的状况下，自90年代后期开始，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开始走到国际学术舞台之一线前台，其中具超凡影响力的就有齐泽克、巴迪欧、奈格里（及其合作者哈特）、阿甘本、拉克劳（及其合作者穆芙）、朗西埃、巴里巴、瓦蒂莫等等。这些思想家在近二十年间的著述，已然开辟出了欧陆思想的全新气象，打开了“后结构主义之后”的（诸种）新的开端。

二

如何在欧陆思想史脉络中定位这批新一代欧陆左翼领军人物？

让我们先回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面已提到，当时，一股后来被概述为“后结构主义”的思想运动，将欧陆思想的发展推向了它自身发展的一个逻辑极致。为什么这样说？

古希腊的古典形而上学以“理性”（logos）应治多神时代的“神话”（mythos），以“自然”（physis）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基石。随后基督教神学以“上帝”代替“自然”，作为人的世界最终的根基与根据。欧陆思想史上“哥白尼式革命”的启蒙，则瓦解“上帝”的权威，重新以人的理性作为共同体之维系力量。继之而起的三轮思

想浪潮——历史主义、存在主义、阐释学——完成了从启蒙的普遍主义到后启蒙之视角主义（时代精神、个体意志、视域）的转换。随后兴起的结构主义，则借助语言学与精神分析而彻底瓦解“主体”之范畴（“主体”被构建论）。最后，在后结构主义思想家们这里，“历史化”与“结构化”相结合，“解构主义”“反本质主义”“无基础主义”“新实用主义”，皆指向了欧陆思想自身的逻辑终点——不再有任何形而上学的力量或范畴，可以构成人类共同体的终极支撑。对欧陆思想史深有洞见的利奥·施特劳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便做出如下宣布：除了“回归”——回归古典形而上学或神学（“雅典或耶路撒冷”）——外，别无新的思想突破口。¹

然而，我们已经能在晚近二十年欧陆政治哲学家的著作中，捕捉到一股新的思想脉动。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降，齐泽克与阿甘本这两位出生于 40 年代的思想家，与比他们略长半辈的奈格里、拉克劳、巴迪欧等人（皆出生于 30 年代）一起，围绕“the Political”（政治）形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欧陆思想之前沿地带——一个新兴的“激进左翼”思想阵营。

但我们仍然面对的重要问题是：是什么使得这股“激进左翼”政治哲学在过去十几年内迅猛崛起？这些学者同前代左翼学者（后结构主义者）的根本学理分歧在哪里？他们是否真正打开了全新的思想格局？

三

在我们看来：这一代欧陆思想家的崛起，始于他们不满于后结

1 进一步阐述请参见吴冠军：《现时代的群学：从精神分析到政治哲学》，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 年，第 3—152 页。

构主义者在“政治主体”问题上的立场——即“消解主体”后，拥抱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intimate revolt）、拟像游戏、小叙事与歧见的繁荣、多元主义的族群认同，等等。在这些当代激进思想家看来，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方案在今天已经彻底丧失反抗性，因为它们已经被整合到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之中：微观政治、“私密的反抗”、拟像游戏、小叙事繁荣、小共同体认同、开放的多元主义宽容等等，都能在被齐泽克称作“后现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全球秩序中得到实现。而后结构主义的当代传人，如赛蒙·克里奇利、朱迪丝·巴特勒等人，皆发出如下论调：现状永远会持续下去，我们无法击败整个资本主义系统，我们只能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私密的反抗”，进而，努力让各种被排斥、被边缘化的声音被听到……这种左翼姿态，在当代激进左翼学者眼中，正是把左翼事业引向一条绝路：从哈贝马斯到克里斯蒂娃，顶级左翼思想家们明里暗里皆纷纷放弃社会变革的目标（承认资本主义秩序会不断持续下去）、放弃激进解放的理想（玩玩“私密的反抗”、搞搞小范围的游戏）……

是故，把理论进路并不一致的这批当代学者们联合成一个“激进左翼”思想阵营的，正是他们所分享的这样一种立场：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的激进反抗。而在学理上，不论他们的正面主张为何，这批左翼学者旨在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政治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之后，什么能成为新的变革既有秩序的主体？

今天“激进左翼”阵营中的成名人物，都在政治主体这个问题上深有建树。若对他们进行细致的理论梳理的话，则可分出四个理论路向。有意思的是，前三个路向正好两两出场：第一对，就是因写作《帝国》三部曲而大名鼎鼎的哈特和奈格里；第二对，是在80年代就已成名的拉克劳和穆芙（他们的成名作《领导权和社会主义策略》，是左翼政治哲学的地震式作品）；第三对，就是齐泽克和巴迪欧（他们也有了一本合著，即收入本丛书的《当下的哲学》）。而第

四个路向，则是以阿甘本的《神圣人》（亦收入本丛书）三部曲为代表。这四个路向，实则构成了当代欧陆左翼思想之基本框架。

进一步沿着思想史的线索向上追索，我们就能看到以上四个路向各自背后的理论资源：第一对背后站着的是马克思和德勒兹，第二对背后是马克思和葛兰西，第三对背后是马克思和拉康，第四个背后则是海德格尔与本雅明。进而我们想指出的是，这批激进左翼思想家给我们打开的思想视野不仅仅是“回到马克思”，他们更是向上追到了古典德国理念主义（齐泽克），追到了斯宾诺莎（奈格里），追到了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阿甘本），追到了柏拉图（巴迪欧）。这就使得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把激进左翼的政治哲学，去放在一个更大的思想史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柏拉图到施特劳斯/巴迪欧、亚里士多德到阿伦特/麦金泰尔/阿甘本、霍布斯到施米特/阿甘本、斯宾诺莎到德勒兹/奈格里、康德到海德格尔/罗尔斯/拉克劳、黑格尔到科耶夫/泰勒/齐泽克等等这些充满“歧路”的思想史线索，去做出一个学理上的内在衡析。¹

四

汉语学界对当代左翼前沿思想的研究，从21世纪初大陆和台湾开始陆续翻译他们的著述以来，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至少在今天，齐泽克、奈格里、阿甘本、巴迪欧等名字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已经不再是陌生语词。

然而，其中很多著作之翻译质量，实是不如人意。究其缘由，我们认为问题出在汉语学界的研究者与翻译者们对当代左翼思想尚

1 以上分析的具体展开，请参见吴冠军：《第十一论纲：介入日常生活的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19页。

无系统了解与学术认知。因缺乏实质性的学术储备，很多译者是在为翻译而翻译，乃至在粗劣的“硬译”。这便使得左翼思想在学界面目更加晦暗不清，遑论对之进行学理上的深入梳理与衡析。正是有鉴于这一局面，在三辉图书的鼎力支持下，我们便投身筹划这套大型丛书。

本译丛就其规模而言，目前包含两大板块部分：第一部分，我们选取了当代著名的左翼思想家，包括阿甘本、齐泽克、巴迪欧等人（还有一些他们老师辈的，比如加塔利）的代表性著作。我们希望通过翻译的方式——尽力做到优质的翻译——呈现出当代欧陆左翼的思想地貌。第二部分，我们则选取分析欧陆左翼思想跟中国思想互动的研究，包括借助左翼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思想的著作。以展现左翼思想与中国语境的诸种相关性。

认真负责的学术翻译，在今天诚然是“高投入、低产出、低报酬、高风险”的高压且高危行业，于职业于健康皆无“益处”，只有“愚公”才会干。很感谢和我们一起投入这项事业的愚公学友们。我们谨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份微薄努力，为汉语学界的左翼思想研究与学术讨论带来一些不同的景观。若能至此，纵疲累，心愿已足。

导读

吴冠军

《当下的哲学》是巴迪欧和齐泽克一次**思想遭遇**（2004，维也纳）的现场呈现：两位哲人分别以非常简白的语言，论述了各自对哲学的定位与理解。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以降，这两位激进思想家以彼此迅速靠近的方式，建立起了一个思想联盟：齐泽克不遗余力地推进巴迪欧著作的英译，而巴迪欧则投桃报李地在法国学界全力推广齐泽克。这种“亲如同志”（齐泽克语）的联盟之成效是显著的：此前被英语学界严重忽视的巴迪欧，最近十几年成为了法国思想“后—后结构主义”一代的核心代表人物；而齐泽克则被更为鲜明地正视为法国思想的正统一脉¹，其著作更广泛地受到“严肃”对待。这个一拍即合的激进思想联盟，使得恰恰皆因

1 齐泽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巴黎跟着拉康的女婿兼学术继承人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 Alain Miller）学习精神分析，所以是拉康正牌的隔代弟子。

“思想激进”而被主流学界以不同方式边缘化的两位哲人（齐泽克被漫画化为“小丑”，巴迪欧被标签化为“疯子”），硬是在全面“围剿”中杀出了一条血路，进而吸引了大量当代左翼思想者加盟，等到两位哲人在2009年起联手组织关于“共产主义理念”的系列会议，赶来与会的学术同人乃至听众之规模，着实令他们倍感意外。

即便巴迪欧和齐泽克有很大的思想亲近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彻底和谐的一对。这本小书就包含了他们两人对哲学与哲学传统之理解上的细部交锋，而且以一种相当直白的方式展开——诚如本书编者恩格尔曼（Peter Engelmann）所言，这本书是以完全忠实于现场发言/讨论的原生态方式呈现自身，没有文本文润色，没有以一种“思想—结构”来进行系统性阐述。¹在这个意义上，本书其实不需要“导读”。或许，在这里值得去做一个深挖的，是巴迪欧和齐泽克在思想背景上的一个关键交叉与疏离，那就是——他们同黑格尔的关系。

巴迪欧在黑格尔研究用力极深，在他看来，整个哲学史中，柏拉图、笛卡儿、黑格尔是最重要的（唯一重要的）三个哲人，他早年甚至对中国黑格尔研究者张世英的论著做过专门的研究性评注。²然而

1 Peter Engelmann, "Editor's Preface", Alain Badiou and Slavoj Žižek, *Philosophy in the Present*, trans. Peter Thomas and Alberto Toscano, Cambridge: Polity, 2009, p. 3.

2 参见 Alain Badiou, Joël Bellassen, Louis Mossot, *The Rational Kernel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 Translations, Introductions and Commentary on a Text by Zhang Shiyong*, ed. & trans. Tzuchien Tho, Melbourne: Re.press, 2011。

进入思想成熟期的巴迪欧 [《是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¹ 出版后的巴迪欧], 却同黑格尔拉开了一个相当显著的距离, 甚至堪称构成了一个激烈对抗。在 2015 年维农 (Jim Vernon) 与卡尔卡格诺 (Antonio Calcagno) 合编的《巴迪欧与黑格尔》(*Badiou and Hegel*) 一书中, 诸篇论文被分归为两大部分: (1) “巴迪欧对抗黑格尔”, (2) “巴迪欧伴随黑格尔”。换言之, 此书结构上便展示了巴迪欧与黑格尔之间的一个深刻的游浮不定的关系。² 而齐泽克, 则是当代欧陆思想家中为数极其少的彻底坚定、矢志不移的黑格尔主义者。³ 他甚至反复强调, 自己首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 其次才是拉康主义者。

可以说, 黑格尔构成了巴迪欧和齐泽克之亲和与歧异的一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可阐述如下: 以“事件”为核心的哲学, 有无可能同以“绝对”为核心的黑格尔哲学相契合? 进而, 齐泽克在当代坚持“黑格尔主义”旗帜究竟意味着什么? 以及, 他是在什么意

1 另有译名《存在与事件》。——编者注

2 尽管分为两个对立的部分, 该书实际上仍是向读者展示了: “对抗”是定义巴迪欧与黑格尔关系的主线 (“伴随”部分诸文则是对各个局部论题上两人潜在的相关性与亲近性的“发掘”)。参见 Jim Vernon and Antonio Calcagno (eds.), *Badiou and Hegel: Infinity, Dialectics, Subjectivity*, London: Lexington, 2015。

3 更年轻些的凯瑟琳·马勒布 (Catherine Malabou) 可以说是当代欧陆思想中另一个重量级的黑格尔主义者, 参见 Catherine Malabou, *The Future of Hegel: Plasticity, Temporality and Dialectic*, trans. Lisabeth During, London: Routledge, 2005。

义上坚持这面旗帜？¹ 通过这个背景性的深度学术梳理，这篇文章或许可以承担起巴迪欧和齐泽克此部合著小书的“导读”之功用。首先，就让我们先回到黑格尔。

一、绝对与事件

黑格尔在 20 世纪留下的浓厚印迹，究其根要，实盖因其为现代性思想中的“总体性哲人”（philosopher of totality）之典范。波普尔（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里，将黑格尔视作柏拉图的“直接追随者”，“代表了柏拉图与现代极权主义之间的‘缺环’”。² 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更是在其《差异与重复》（*Différence et répétition*）中谈到了“一个一般化了的反黑格尔主义”，并建议用“差异与重复”代替“同一与否定”这对黑格尔主义主题，用离散性统合（disjunctive synthesis）代替黑格尔的扬弃性统合。³ 确实，同柏拉图相似，黑格尔认为关于**整体**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hole）或者说“绝对知

1 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会把更大的篇幅放在齐泽克上，因为他对黑格尔做出了一个极其独特的、富有洞见的阐释。

2 Karl Popper,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 2, *The High Tide of Prophecy: Hegel, Marx and the Aftermath*, London: Butler & Tanner, 1947, pp. 25–6.

3 参见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ans. Paul Patton, London; New York: Continuum, 2004, p. XVII.

识”，是可以在世界内获致的，但这个目标必须假以时日才能达成。换言之，人类达至智慧是可能的，但必须在时间的向度中达至。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墨菲（Chantal Mouffe）提出：在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那里，**真实**被简化为由静态的诸种“本质”组建成的一个等级性的宇宙，而黑格尔所做的是，就只是在其中增加了运动。¹

在黑格尔这里，人（“精神”）是通过“辩证”的过程——经由扬弃不断达到更高层次的统合——中接近真正的**整体**（抵达整体的那一刻，精神上升成为绝对精神）。“辩证”一词，不再是古希腊人所指的一种特殊对话方式——在该对话方式里，一方质疑另一方以使其遭遇自身话语中的矛盾（柏拉图把苏格拉底视为此种对话方式的典范）。²在黑格尔这里，“辩证”成为了“绝对知识”的自我展现之方式，以及历史进步之结构：经由正题、反题、合题（即统合，同时取消与持存正反题并将它们提升到更高层次）³这个不断重复的辩证过程，“绝对知识”在（自我）扬弃中最终实现自身。“真理是整体，但整体除了以下状况外什么也不是：通过其自身的

1 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 “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 in Laclau, *New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of Our Time*, London: Verso, 1990, p. 108.

2 严格地说，此系柏拉图早期对话录中的苏格拉底所采取的对话形态。就其后期对话录的写作，柏拉图自己的成分要浓于苏格拉底：在这些对话录中，对话之形态变得相对不重要，辩证和对话之间的关联也因而变淡（当然，思考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人同自己的对话）；辩证法更多被看作是抵达关于理型/理念的知识（绝对知识）的方法，比如在《理想国》中它就被作为通向关于整体的知识之途径（通过克服各种假说）。

3 需指出的是，这三个术语实际上并非黑格尔自己的。

发展,本质将自身完善化。”¹ 黑格尔强调整体只能在其“发展了的形态之全体富庶”(the entire wealth of its developed form)中才能被构想,“只有在那时它才能被构想和表达为一个现实”。² 对黑格尔而言,柏拉图主义古典形而上学以为它在描述整体,其实至多只是在描述真正整体(历史性的整体)的一个部分、一个切片。整体,应从历史的起源一直到它的终结。因此只有当历史完结之时,绝对知识才是可能的,“密纳瓦的猫头鹰黄昏时才起飞”³。

故此,对于黑氏而言,真理就在历史的结构中达至:最后的统合(the final Synthesis)即抵达绝对知识,抵达那终成现实的整体的性的“是”(或者说,绝对理念在世界中终于获得了完整表述)。而那一刻,就是“历史的终结”。绝对(the Absolute),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或境地,而是一个“其自身形成的进程(process of its own becoming),预设其终点作为其目标的圆圈”⁴。换言之,绝对在这个时间性的进程中使自身成为绝对:“是”(being)在该时间性进程中最终实现自身,变成“现实的”(actual);在该过程中,“实体展现其自身在根本上就是主体”。⁵ 在黑格尔这里,“实体”(整

1 Georg W. F.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 A.V. Mill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11.

2 Ibid.

3 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en W.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3

4 Ibid., p. 10.

5 Ibid., p. 21.

体的“是”“绝对理念”),正是推动历史进程、致力于自我实现的那个主体。是以在黑氏这里,历史是合乎理性的,“合理的便是现实的,现实的便是合理的”¹。不同于康德仅仅把理性作为心智的一个能力(高于理解力),黑格尔认为存在一种客观的、世界本身所内在固有的理性:世界就是理念,或者说绝对精神根据一个客观的辩证进程在时间中的自我展开。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cunning of reason)²就是指:尽管各个体乃至民族都按照自己的利益或计划在行动,甚至历史上充满“伟大的恶人”(想想从嬴政、恺撒到希特勒、斯大林等历史名人),但这些混乱乃至灾难,却汇成为一个合乎理性的进程,似乎整个进程背后有一个看不见的巨大主体在推动着历史走向最后终点,这个主体就是那绝对合乎理性——应该说“理性”就是由其所定义——的绝对理念。³

黑格尔在20世纪后半叶所面对的最大批评就是:这样一个总体性的形而上学大厦(历史形而上学)⁴,容不得“事件”——彻

1 G. W. F. Hegel, *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ed. Allen W. Woo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0.

2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89.

3 绝对精神就是绝对理念的一种形态,或者说,最终形态。

4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具有理性、具有目的、具有内在法则)实质上便是一种“历史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不同于柏拉图主义的古典形而上学:绝对不再是自然或上帝,而变成了历史中的绝对理念(抑或绝对精神)。黑格尔写道:“我们必须坚守如下的确信:真理的自然(the nature of truth)会盛行,当其时间到来的时候。”(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p.44)这是一个显白至极的“形而上学确信”。

底越出“理性”之坐标、冲出历史目的论框架的事件——的刺出，容不得“事件”所带来的真正的全新（the New）。¹ 黑格尔当然允许各种事件在“世界”（“表象”“现象”）内的发生，但正如南希（Jean-Luc Nancy）所指出，黑格尔笔下的“事件”（Geschehen）一词，并没有法语“événement”一词内含的“非凡事件”（remarkable event）之向度。² 换言之，绝对容许事件发生（甚至出现希特勒这样的人物），但不能容许出现真正的意外——南希称之为“事件的惊诧”（surprise of the event）；或者说，黑格尔的总体性系统所预先革除的，正是事件的“事件性”。正如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导论中所写，“在这个神圣理念之纯粹光芒中，世界是一个疯狂或愚蠢事件这个幻像消失了”。³ 黑氏那建立在（即是实体也是主体的）绝对理念之上的历史形而上学，无法容纳彻底“疯狂”或“愚蠢”的事件出现在世界内。

“事件”这个范畴涉及以下两个层面：事件本身的内容（发生了什么），以及事件的发生本身——前者可被理解为“*what happens*”，后者则关涉“*that happens*”。晚近那些凸显“事件”范畴的思想家们，几乎都把事件的发生本身置于事件的内容之上。

1 为数众多的 20 世纪思想家把“事件”作为其思想之关键词，包括海德格尔、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鲍德里亚、巴迪欧等。

2 Jean-Luc Nancy, “The Surprise of the Event”, in Stuart Barnett (ed.), *Hegel After Derrida*,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94.

3 Ibid., p. 92.